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太平經國書卷三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謝泳蔭

經部四

太平經國書　　禮類一　周禮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太平經國書十一卷宋鄭伯謙撰伯謙字節卿永嘉人官修職郎衢州府學教授王與之周禮訂義首列宋代說周禮者四十五家伯謙為第三十一居黄度項安世之間蓋寧宗理宗時人是書發揮周禮之義

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劉歆周公致太平之迹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一曰秦漢官制一曰漢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之職掌宿衛蓋其大意欲以宫中府中文事武事一統於太宰故惟冠此四圖明古制也其書為目三十曰教化奉天省官内治官吏宰相官民官刑攬權養民稅賦節財保治考課賓祭相體内外官制臣職官民官衛奉

養祭享愛物醫官鹽酒理財内帑會計内治其中内外一門會計一門又各分為上下篇凡論三十二篇皆以周官制度類聚貫通設為問答推明建官之所以然多參證後代史事以明古法之善其論天官王府諸職一條車若水脚氣集頗稱之然其間命意間有不可解者如齊東野語記韓侂胄之敗殿司夏震尚聲喏於道旁梅磵詩話記紹定辛卯臨

安大火九廟俱燬獨丞相史彌遠賜第以殿司軍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宰相一篇尚欲更重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措意中原正宜進卧薪嘗膽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節儉為非所論皆不可為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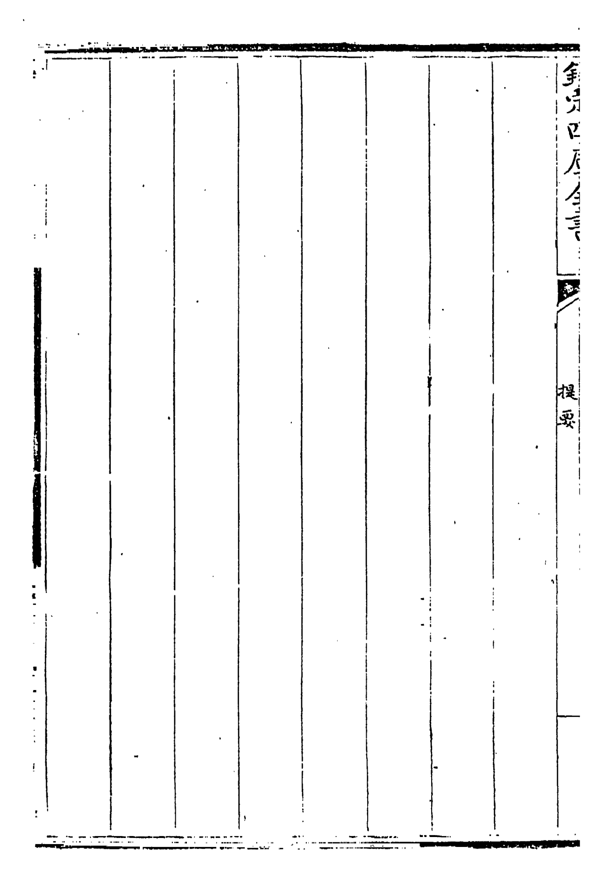
他篇貫通經義尚頗有發明舊本流傳久行

於世姑取節焉可矣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太平經國書原序

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遺其子孫故不得不為久恃無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之心而獲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愛民矣而獨惜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褊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

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王施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

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繢刮摩摶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黿擉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亂之難共和攝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漦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挾

鼎遷而東當戰國之相吞噬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主之至於垂亡臨絶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繆戾乖忤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茍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檜亂之極一變而復見豳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之心而講求周公致太平之迹惴惴然徒惟得失之

重而操心之危若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握持天下之術耳茍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君古也止於行推恩之令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箠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都尉建官則倣秦舊制禮則雜秦儀學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畧足以隨世而及民矣然乍安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敏秀竒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

王之治者則或請定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願建萬世之長策每觀王符論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改稅法更官制沛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肉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修廢起墜於貞觀一二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

業兵為府選士為明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
襲封刺史然亦駁雜而不純粹疏畧而無統紀未幾兼
并不禁課役不均更租調為兩税變府兵而為彍騎停
世襲而為州縣不愛名器而為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
非善守法者而立法之初亦不得不分任其咎當其弊
端未見天下因其自私而亦得以獲茍安之利一旦利
盡害形罅隙呈露則遂以大壞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
嘉元魏之泰和隋之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

者不之數功利在人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脉雖五霸七雄區區富強之事亦一埽而無遺草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吏治秦律令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北齊以來受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景本字熲之損益而先

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蟠結於人心而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煨燼於秦火貶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伏藏泯没於山巖屋壁之間漢之末年雖入秘府竟未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均六斡列肆里區皆有征天

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不過能通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為訓詁而已隋唐之間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備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周禮而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熙豐又嘗一用周禮而計利太畢求民太甚其禍甚於劉歆伊洛老師横渠張夫子

固習周公者矣而又不及究其志葢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及伊洛横渠諸子則恨不及用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劉氏宋朝之王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壊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是三者之間也是以時君世主厭薄儒生姍笑王制悉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目前茍簡之謀儻可以維持一世足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

治者學者所不能而見也有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者所不能而辭也永嘉鄭伯謙序

正德十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存政舉之說及周益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方册與籍豈謂周禮邪孔子尚思興東周孟子則直勸齊梁以王當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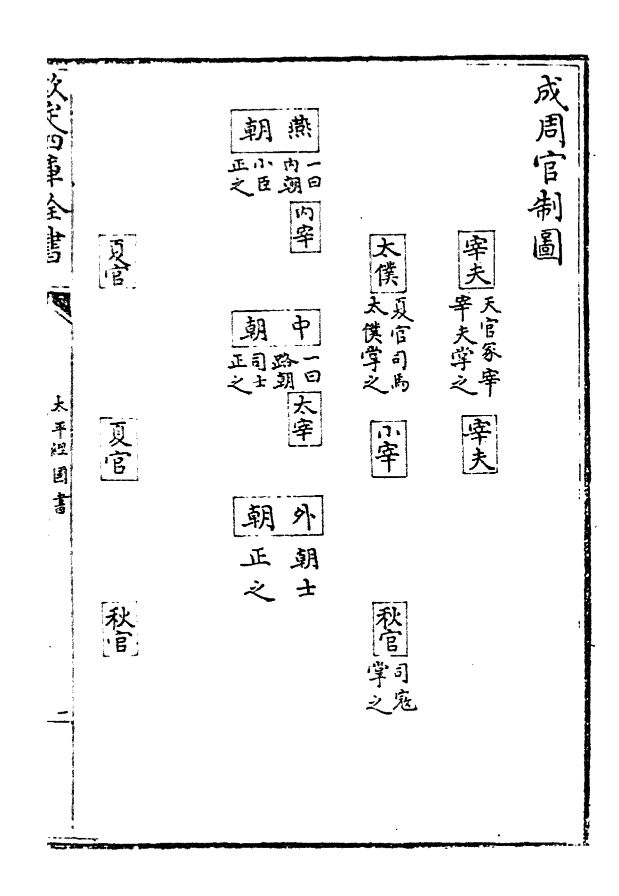
邪至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臯然使始王并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從事若畫一不俟強勉其來遠矣秦則不然以戰鬬為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烹滅諸侯而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

何也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秦爲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必矣然則是書可盡廢邪何爲其然也三禮莫古於儀周公所親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從示示古神祇字蓋先王於籩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錄其升降等其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觀之彖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以其誠敬之心事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為治者師其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畧云耳是時南原王先生督學優之其年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考功主事始好是書聞人有異本不憚求之同縣人按察副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有之傳以貺叔嗣録藏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

申上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祥符髙叔嗣

太平經國書原序


成周官制圖
宰夫
天官冢宰
宰夫掌之
宰夫
太僕
夏官司馬
太僕掌之
小宰
秋官
司寇掌之
燕朝
一曰內朝
小臣正之
內宰
中朝
一曰路朝
司士正之
太宰
外朝
朝士正之
夏官
夏官
秋官

小宰掌官刑以貳太宰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皆通內外之官也故太僕傳言於宰夫宰夫傳言於小宰小宰傳言於太宰又有內宰雖掌治王內之政令亦屬於太宰以此見周之宮中府中實合於一體也

秦漢官制圖

秦

尚書 四人有令丞

少府 少府令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故曰尚書漢因秦制公卿皆因以奏事

西漢

尚書

少府

中丞

公卿

內朝

御史中丞 領尚書事御史大夫屬官也

外朝

丞相之制

御史大夫 丞

郡守

中二千石

諸侯王

九卿

京兆尹

將軍

司隸校尉

大夫

博士

議郎

東漢

御史中丞

尚書

中朝

宦官

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以上五項係加官也

漢官制圖

兩府

丞相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丞相司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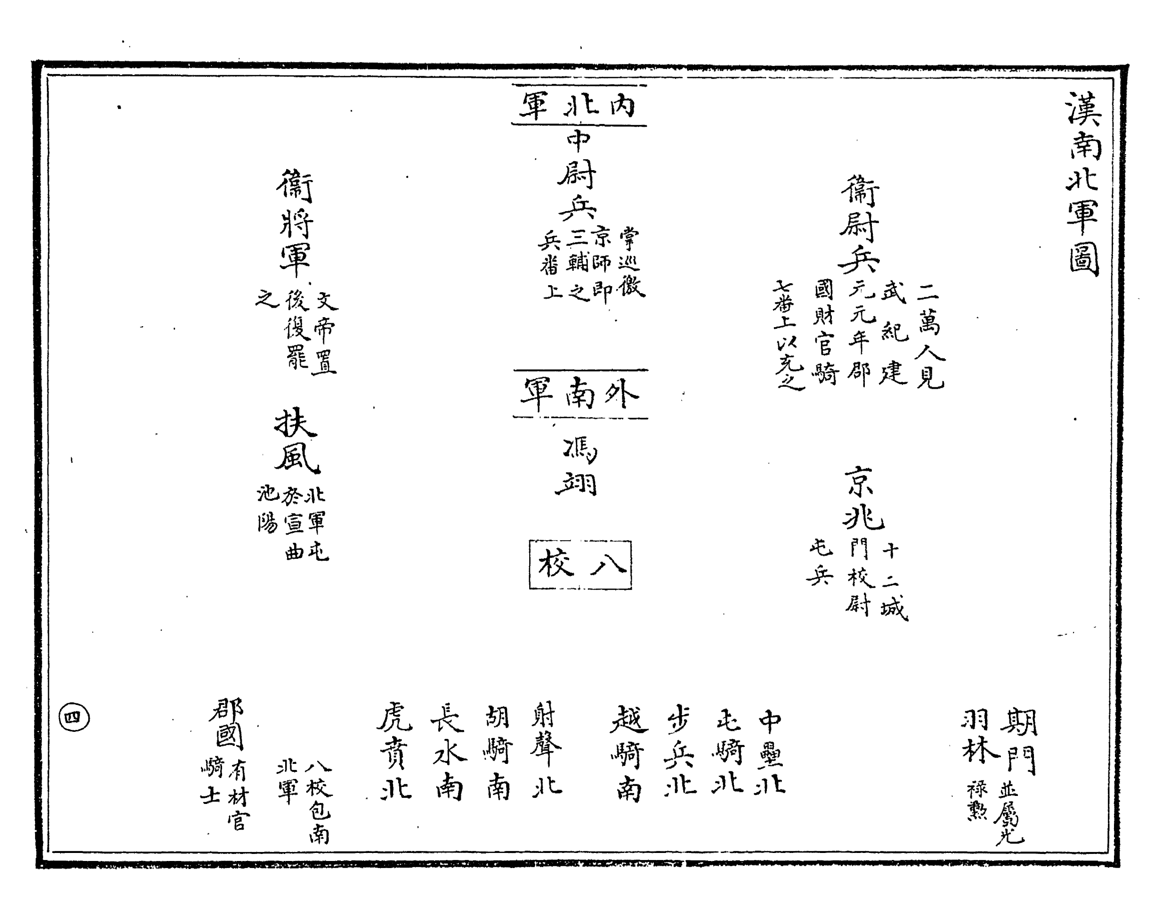
司隷校尉

侍御史

部刺史

繡衣御史

舊有四圖一曰宰夫之官分為尚書中書後遂成兩省二曰宫正宫伯之官分為光禄勲衛尉後遂成門下省三曰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鼈烹庖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幕帟幄次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少府而下至掌皮内一項財則分入少府外一項財則分入大司農四曰自内宰至内師服以下凡宫中使令人分入於大長秋



漢南北軍圖
衛尉兵
二萬人見武紀建元元年郡國財官騎七番上以充之
京兆
十二城門校尉屯兵
內北軍
中尉兵
掌巡徼京師即三輔之兵番上
外南軍
馮翊
八校
衛將軍
文帝置後復罷之
扶風
北軍屯於宣曲池陽
期門
羽林
並屬光祿勳
中壘北
屯騎北
步兵北
越騎南
射聲北
胡騎南
長水南
虎賁北
八校包南北軍
郡國
有材官騎士

太平經國書卷二

宋　鄭伯謙　撰

敎化（論六典以為民極）

或問周公之叙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於民也民何以遽取極於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司徒一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考之六十官之内大抵皆分畫鄉遂整理田疇征斂財

賦職掌山澤與夫市井門闗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昏鄉社之法而已有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法師氏保氏諫救調媒之職則不過掌國中得失之事其曰十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教之條目甚設而教之官屬不詳見焉先王之教固與夫後世事文墨語言誦説傳授者不同也有如王之立朝后之立市朝之居前市之居後公卿大夫之在朝百工商賈之在市人見其為辨方正位而已經涂之九

軌而野涂之五軌宫隅之制而以為諸侯之城制都之經涂體野涂焉諸侯之經涂體環涂焉人知其為體國經野而已朝官居朝市官居市卿大夫王后入市則有罰二鄉則公一人一鄉則卿一人由此而統六遂由此而倡九牧人知其為設官分職而已孰知其所以定民之志而為教之大者固在於此邪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奸王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六卿九牧相屬而聽命於三

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富且貴焉者也而尺寸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尊卑等衰階級之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蓋孔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尊舉一世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内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龎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為極哉嘗讀晉之國

語每歎絳之富商民韋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
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
於過朝之際不敢混然與士大夫無別焉民志之定而
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古人教民
之意深矣且不獨周公然也康王命畢公以康四海不
出於表宅里殊井疆畫郊圻之間周公陳先公風化
之由惟在於于耜舉趾條桑載績播種稱觥之事孟子
以五穀魚鼈不可勝食與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

之始韓退之以士農工商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於宮室桑麻粟米蔬菓魚肉之物而歸之於道化之原皆此意也後世王制不明道揆法守不立本末源流之論不講而左右前後尊卑貴賤之際聽其相冒而相易類聚羣分日用飲食交際文為之間無復有能寓吾道德之意天下之人旁觀而習見之耳目亂而分守易秉彞者雖不泯滅而生厚者因物有遷矣君臣之間方以因民出治為美談開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

下詔勸學以風勵四方以改易萬民之觀聽儒者又從而誎之曰是有志於教化者名存而實不至疏漏而無統紀可以善人之形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也上為文具下為觀美相與為欺而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以為示弗率教化者是罔民也漢事文墨晉尚清談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大司徒敎典之意六官以為民極之說誰與講明而告君者

奉天論天官冢
宰加官

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羲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司虞工納言之職十有五人之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至周以來則省九官以為六卿之職又省六子以冠六卿之號以虛名而加實職併而授之所以寵而尊之也漢之官制猶為近古大司馬六卿之職武事者彼霍光領尚

書耳內主公卿事外掌四方章奏於司馬何與邪而大將軍之上必冠以大司馬之名此正祖天官冢宰之故意也或曰古者聖人重天道伏羲有神龍之瑞故以龍紀官黃帝有慶雲之瑞故以雲紀官共工以水神農以火少昊以鳥顓帝之後以民則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是也帝堯之興以天地四時則羲和及四子是也帝舜之興以五行則益火稷穀禹水是也今成王周公之建官考前世之制而兼其長必若所謂虛名加實

職則事之關乎天者其屬之誰乎曰子以為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而燮理陰陽者若歷官星翁文史卜祝之所為乎凡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釐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燮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穀洛之闘太子晉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

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益深

論天官冢宰兼官

省官

或問太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者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二十何也曰此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百揆羲和以二人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咨則四岳實一人兼之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是以周官之

作實儆唐虞之制而官事不攝吾夫子所以深責管仲變先王之法也以三公言之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三公之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乃同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之長召公又兼之蓋一人之身而兼總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

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衞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而況於百官羣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二鄉則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則鄉一人是六卿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夫六官之

中以春夏秋冬為通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權攝者意其必相半焉天官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門司關不可考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是六官通率之凡三千人也是以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其數亦未嘗過濫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四者俱無有何獨於天官冢宰而疑之也若夫專官行事勢宜多而不宜省則獻人之與甸師其徒皆三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二十八矣

內治

論天官冢宰屬官

或問三公與王論道經邦當時下兼冢宰而其所統六十官之屬往往皆士大夫所不屑為之務何也曰此固所以論道經邦也人徒見夫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而宦寺嬪御洒埽使令為冗役也而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蠧壞人主之心術而侵奪大臣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為之蓋公卿

大臣其内外則有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無不與之同焉比其極也則變換其耳目感移其心志伺候以和其音夸靡以中其欲小廉小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侍御僕從猶樂於得正人而周公之所以相成王而詒後世者又不獨見於太宰之屬他日立政之作尤拳拳於綴衣虎賁趣馬之微焉昔者先王

之時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而前巫後史卜筮
瞽侑凡所以在左右者無不致其謹焉用能保護君心
養成聖德宦官宮妾便嬖側媚得以趨走使令於前而
不得以乘間取榮寵竊威福也周公之深智遠識固有
見於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在無不究極用見古人輔
相之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要非屑屑然樂親羣有司
之細務而後集權勢以尊已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後
世識此意者諸葛孔明一人而已漢初猶存此意士大

夫所不至者惟後庭爾朝夕出入禁闥洞然無内外之限故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常多而親宦官宫妾之時常少日見正事日聞正言心安而耳目熟論道經邦之地固造原立本於此也自武帝宴遊無度於是外庭日疏内庭日親公卿大夫一切隔絶不接見而小人獨在左右事趨媚矣大臣無權而小臣專權異時關内侯騎都督之爵下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

夫誰得而制之微物細事其傾禍毒國至於此烈也而今世儒者顧方不屑意於天下之細務溺意高遠學僻而事左異日敗理傷化則往往起人主厭薄之心是故書生之清談而迂闊者不足怪也論道經邦之事業當於太宰屬官而求之

官吏論六官府史胥徒

或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先王之時無曠土無遊民彼在官者以何人為之祿足以代其耕也以何祿

賦之以一歲而更邪或終身而充邪抑免其家之傜役與否邪曰學周禮者其論此固多也而未有愜人意者焉蓋其說則曰民自民也吏自吏也一日為之則終身居之此則不可之大者夫終身為吏異時既老且死誰其代之謂其子孫繼之邪則不幸有愚不肖之嗣何以遽服公家之役謂其子孫不得繼邪則當削其祿而授之田彼素不習農畝之人何以遽安耒耜之勞苦不然一人為吏則一家世其祿也先王之祿地固無若是多

也後者之來將何以待之余嘗考之矣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之定數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之定數也司馬法則曰井十為通通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積而至於終則為士徒者四百又積而至於同則為士徒者三千夫以周官甸法考之甸六十有四井受田之民五百一十二家矣今士徒乃止於三十何邪説者以為此調兵之法先王寛民力之意故兵者視農者而損行者

視居者而益不知王畿之兵未嘗輕出何為而遽發之就如其議則均之為兵耳使居者處其安而行者處其危得無有未平乎司馬之所征是固府史胥徒之所出也嘗考是四者之數於六官之中蓋冢宰一官則二千六百六十有六宗伯一官則二千三百四十有一司馬則三千二百六十有五司冦則二千六百五十有七四官之數固已萬人矣又況地官無常數冬官散落不傳雖權行兼攝官未必置而府史胥徒未必實有而其數

固已多矣不調諸民而充之其誰實為之哉然則是徒之征其為府史胥徒之用昭昭也蓋自六鄉而至六遂自六遂而達三等采邑凡受私田而為民者其有德行道藝則大司徒三年大比而升之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其止於有才有力者則大司馬立法而征之吏調迭發以給公家之徭役焉其上者為府為史其次為胥又其次則為徒上以充宿衛下以給官府其在官則祿於四郊其任事則止於一年其受代而去則復業於百畞

一人去之一人居之今之為吏者乃昔日之為民者也今之為民者又後日之為吏者也閭閻之利病田里之囏阨夫家之衆寡馬牛六畜之登耗政事法令之可否上下相諳彼此相恤吏處而迭為之吏無所病於民而民無所苦於吏先王維持天下之政固不惟公卿大夫士而已雖府史胥徒亦有助矣

宰相論太宰建邦六典

或問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見於周官之篇以官府之六

屬舉邦治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見於小宰之職自治典至事典截然分晝宜若一定而不可易今太宰之職顧曰掌邦之六典何也曰此太宰兼行六卿之事也自其分職而言之凡朝廷之事固屬之太宰國中之遠郊近郊大都小都公邑家邑凡郊畿之事固屬之司徒職方氏土方氏以至撢人凡邦國之事固屬之司馬禮屬宗伯刑屬司寇工屬司空自太宰之兼行六卿而言之則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

凡此十條皆經國之大綱政事之條目而散見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太宰實舉其綱而攝其要焉又非獨曰格物窮理克勤小物而已也蓋唐虞三代建官之制職事分於下而權綱合於上非泛然而無統也四岳通内外之官羲和之長也羲和則實聽於四岳百揆宰相之職百官之長也九官則實聽於百揆百揆統九官四岳四岳統羲和四子比附聯絡天下之治雖非一二人為之而實一二人能使之成周之制亦然三百六十屬聽命

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冢宰冢宰實三公兼之渙散分析之中而有比附聯屬之勢自今職職而考之太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二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正則在於太宰太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總則掌於宰夫司士掌朝儀之位秋官之屬也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而貨賄之出入太府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

稾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則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春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至屨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兼行六卿天下萬事凡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不合然在其掌握之中也蓋古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兼冢宰則六卿之六典非冢宰而誰建邪此事權之所以合於一而國家所以

無多門之政自漢以來則失之矣有三公又有九卿而丞相御史未嘗行九卿事覩武帝時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倪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丞相而大臣之權盡去矣嗚呼人君之為天下如欲稽古正名而使事權之合於一苟舍周官未有不泛然無統者矣

太平經國書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經國書卷二

宋 鄭伯謙 撰

官民 論二典官府萬民

或問周有三公有六卿今太宰經理邦國其職則治官府而紀萬民事權之重如此其所以異於三公者如何也曰三公論道爕理而已不親治也況當是時三公既兼太宰則治之事權非太宰典而誰專之太宰建邦六典余嘗論之矣此不復述也太宰之所當論述者則其

所主之百官萬民耳然太宰實專主百官司徒實專主萬民學周禮者苟得其説焉則二官節目皆可以迎刃而解也且禮刑政事之典均曰百官而獨於治典則曰以治官府以紀萬民於教典則曰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變百官而言官府説者以為天地二官不拘其數所以尊之也是則然矣而未究其大㫖也周官之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前有六典後有周官皆周公所作也六典則合官民而並

職之周官則分官民而各掌之何也治道之要莫切於張官而置吏也官吏不職則治道為之不振立國之本莫切於愛民也民生不遂則國本為之不立是以太宰專主百官凡其八法之所治八柄之所馭歲終之所廢置三歲之所誅賞凜凜然有不可犯者故雖六卿各率其屬而趨事赴功之際聳動警飭而不敢不勉者無非所以奉冢宰之治也司徒專主萬民凡其十有二職十有二政十有二教三物之教五禮六樂之教斷斷然有

不敢忽者故雖六卿各主一鄉而聯事合治之際纖悉瑣碎而不敢不盡心者無非所以奉司徒之教也司徒太宰是以獨曰官府而小宰為之貳宰夫為之考一則曰官府二則曰官府也府之為言百官之所總而萬化之所關也雖然九職九兩太宰非無與於民也特紀綱其大者而已命鄉論秀司徒非無與乎官吏也特教養之於初而已六典合而言之周官分而治之二書蓋相為表裏也成周之治大抵自上而達於下自內而推於

外端本以澄源詳近而略遠故六卿各主一鄉一公則

率二卿且太宰司徒當時既以二公兼之其外四卿意

當時亦必以此二公率之一以率畿內之官一以率畿

內之民本立於上而末自舉於下治教行乎王畿之近

而若吏若民自風動乎四方萬里之遠所謂正朝廷以

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

近莫敢不一於正天下之大舉無異乎一堂之上所謂

行法自貴始王化自近始建首善自京師始其道蓋如

此也周衰此意不存六卿分職不足以倡九牧而阜兆民邦畿千里不足以正萬民而假四海亂發於上而禍及於下本實先撥而枝葉受其害成王周公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政靡有孑遺矣夫世未有誅賞不行於百官而能使百官戒懼不敢易紀律者未有生聚教訓勸相勞來不加於民而能使海內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為者穆王欲興文武成康之治雖未見其能復還太宰之職而命君牙以為周大司徒又命伯冏以

為周太僕正而正於羣僕侍御之臣考之周禮太僕傳言於宰夫而宰夫聽命於太宰此不可謂不知本矣厲王板蕩無綱紀文章陵遲至於幽王厲階之生實起於二官之失職故家伯維宰番維司徒詩人疾而刺之而十月之交之詩所以作也然則後世欲復成周之治當先治官與教民欲無一官之不職無一民之不善當先復太宰與司徒

官刑

論官府都鄙法則

或問周官一書成王所以勸其羣臣者寛厚温和惟恐其或傷周禮之一書成王所以御其羣臣者嚴厲督責惟恐其或敗我事何也曰勸之之辭徒詳而治之之法不繼則無以聳聽而起其怠人情於此亦未必有退聽而從命者是故内而官府凡治教禮刑政事之屬外而都鄙凡王子弟公卿大夫之衆皆有法則以治之蓋貴有常尊賤有常卑賤者不嫌於無法故未嘗忘教貴者不嫌於無教故行法必自貴者始夫是以官刑之所糾

官計之所弊舉辨會聽經正之别刑賞禄位廢置之馭
凜若秋霜隱若雷霆不可犯也曰法曰則其名雖異其
用則同而或者以為詳法而略則所以詳内而略外猶
禹貢綏服三百里曰揆文教要服二百里曰蔡也噫先
王之治天下固有詳略之不同而千里之王畿三等之
采地未遽略也八法以治官府既見於太宰而六叙六
屬以下復述於小宰是官府之治固詳也宰夫掌治法
以考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

二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都鄙之治豈得以為略乎且獨不見祭祀以馭神乎先王設禮樂教化刑罰慶賞不獨以經理其生民雖幽而鬼神無不及焉是故順成之方八蜡乃通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不可奪也彼其幽而無形深而不可考曖昧恍惚而難及以政者先王不敢不致其詳焉而況於為吾之官吏乎是故都鄙之治所謂法則以馭其官者即官府之八法也所謂禄位以馭

其士者即官府之六叙也其餘廢置刑賞莫不皆然觀先王之治都鄙夫亦自其所難及者而觀之耳日月寒暑堯秩叙而賓餞之江河淮海禹疏導而平治之天地之大也先王猶及以政曾謂官府都鄙而遽有詳略之分乎謂詳法而略則詳内而略外不能觸類而觀之者也不足與論先王之治

攬權論八柄八

統詔王

或問太宰主羣吏司徒主萬民而吏民之事太宰又得

以兼行之天下萬務無不在掌握中而八柄馭臣八統馭民太宰必以詔王何也曰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柄謂權柄之大也統謂統御之大也出乎法令之外而行乎操縱闔闢之間是非人臣之所得為也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使聖人之為天下一切聽於法而無操縱闔闢之權以變通之則吾之爵禄生殺有時而窮而人情取必之餘亦有時而玩是非可常之道也故自八柄而言之有德者宜貴也或

無爵而未貴有功者宜富也或無祿而未富非所可予而有私恩之施以為幸非所可赦而有私義之免以為福置之尊貴而使自愛奪其榮富而使貧窶罪重於過而或止於廢過輕於罪而或抵於誅此皆人主之所用以為聳動天下之具而不使人有自必之心者也自八統而言之親故賔客固當敦敬而尊禮賢能勲貴固當任使而保護然恃恩者常易驕恃才者常易傲而服勤盡瘁之士亦不能無累日取貴之心今也親親未已而

賢賢繼之尊尊貴貴未已而下下繼之内朝序齒忽變而序爵於外朝投壺燕射序賢或變而序官於宗廟不拘於一而迭出於八此又人主之所用以為轉移變化之術而不使有自恃之心也施不測之恩用不測之威我可以取必於人而人不可以取必於我使一世之人皆有以奔走而畏慕而不得以邀持而固必暫出於我而天下之人被之者鼔舞而喜慘怛而悲此豈非權柄統御之大者乎太宰雖尊人臣也如使人臣而亦得以

擅權柄專統御擺落乎法令而雜用乎經權則繩墨廢而法守亂末流之弊將至於蕩然自肆誣上行私之人皆得藉口以專其欲矣周公所甚慮也其大者歸於王而其小者則守於冢宰其權而變者歸於王而其經而常者則守於冢宰若内府供王之好賜予及冢宰之好賜予此好賜予之常者也若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廢置之常者也若小宰之六叙以正其位以置其食此禄位稍食之常者也若表記言周

人之親而不尊祭義言周人貴親而尚齒此親親之常者也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太宰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君相之間相濟而相維持者如此成王周公之世王朝之上所以無一官之不盡其職而王畿之內所以無一民之不入於善也蓋天下之人見太宰必然之法則不敢以不自盡見人主

或然或不然之權則內不敢以自恃外不敢以自必激昂振厲惟知自強於為善而已昔者嘗觀諸夏商與齊魯之事則大異於周矣蓋夏后氏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至於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商人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至於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及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奪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衰矣蓋齊之所為無以異於商而魯人之治則夏后氏之治者矣用必

然之賞用必然之罰必親親必尊尊必舉賢而尚功取其一定者而固守之其末流固至於此此宜周公之所懲也為之定法以自守於其下使人主時用其意而操縱闔闢於其上上下相與出於必然不然之中然後可以振厲人心於無窮

太平經國書卷二

太平經國書卷三

宋　鄭伯謙　撰

養民 論太宰九職任民

或問先王井天下之田分天下之民凡民皆受田凡受田皆為農而太宰之九職三農九穀之外又有園圃虞衡藪牧工商嬪婦之民未免有農末之分何也曰此即受田之民為之非其餘力則有餘夫也至於臣妾則男或一夫女或一婦既不可以受田於公家其勢必服役

於私室先王於此則使之聚斂疏財以取其利若九兩之主以利藪以富是也茶以供喪事茅以供祭祀芻茭以飼國馬今時人取草以飼牛取萍以飼犬豕負冰拾髮竹頭木屑皆疏材之屬者也　閑民則私田九一之餘公田十一之外既不從事於園圃虞衡藪牧之地又不從事於工商嬪婦之業先王於此則使之轉移執事以共其利若司徒之生材里宰之鋤粟是也葢嘗因事論之以為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於今世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民之

自爲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爲生而至於無以爲生民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征科色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讎不至於貧蹙潰散則不止則夫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非復有依依不忍去之意於垂亡臨絶之餘如先王之季世也嘗觀周之先王其所以與民爲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爲之比閭族黨州鄉爲之鄰里酇鄙縣遂爲之溝

洫澮川畛塗道路以安其生為之禱祠醫藥之政為之賙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為未也謂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頒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思慮周密安養生利備至蓋不措之於仰事俯育無憾之地則鬱鬱然如有負於斯民

也反復太宰之九職未嘗不三歎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巳之心轉移而為此此民所以樂其上之愛巳而忘其勤於是相與出其賦税以供其上税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而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鉤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間有水旱不登則焦然凛然念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嗇民知上之與巳者至故

其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世之徒取而徒與也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産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民始自為生矣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蹙處不自聊頼去而為工技散而為商賈不得已而為庸保而民之為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為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

財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邪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已則聽民之自為生乎

稅賦 論太宰九賦九貢

或問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稅有征斂之目其別如何曰公田以為稅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稅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稅以為祿斡私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

請略公田之税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説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禄田之賦非也税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為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

用有祭祀有賔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考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皮毛筋角角人斂齒角羽翮𠁽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茅莠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為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

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曷嘗一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黄帝為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彼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色目常慮其巧立輕重常恐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違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隨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

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并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為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内無一不相應者蓋嘗以禹貢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

別源流會通葢無可疑者夫兾州在王畿之内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税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鈆石之貢有漆絲羽毛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内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専指以為賦禹貢畿内之賦専以米粟之屬而

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

公侯之貢（見昭公十三年）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埽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

節財（論九式均節財用）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

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於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蠱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饔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喪服為末用宦寺嬪御洒埽使令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際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侵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握之此固一說也然而

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檢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尤為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大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庖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之制黄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禁器御

府主衣服掖庭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監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與時元帝在位雖號温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廏馬食粟將萬疋此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大半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

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復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有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邪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膳禽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又內府歲終不會王后之服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服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者亦有常令而會曰不會豈真使

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邪彼賤有司也以區區賤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較曲直取與邪是故好用匪頒吾則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賤士辱事微物末用冗役吾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

夫惟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具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玉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蠱壞之也或曰小宰之職以法掌

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今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賔賜飧牽而已此則賔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賫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勲掌賞地宫正頒衣裘車人矢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芻秣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餱糧而不為之式何也曰居者

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為具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士者耳此則有稟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為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

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為秦漢矣

太平經國書卷三